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記纂淵海卷七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佘日焕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于　鼎

謄録監生臣湯師錫

欽定四庫全書

記纂淵海卷七十二　　宋　潘自牧　撰

人事部

波潤

經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書）膏潤天下（詩序）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詩經）

子松柏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蔭矣（子華子一本人字下有則字）膏澤下於民（孟子）河潤千里澤及三族（莊子）王在山而木潤淵

藏珠而崖不枯荀子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揚子史蔿薳猶能庇其本根左傳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左傳序晉公子重耳曰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左傳潤於千里公羊管仲光燭隣國史記魯仲連傳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穀梁文十八沐浴膏澤史記樂書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西漢司馬遷傳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西漢董仲舒策河潤千里京師蒙福後漢郭伋傳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

所全宥通鑑漢靈紀互入先見南燕汝水竭河凍皆合而澠水不

冰李宣曰澠水無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通鑑晉安紀

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唐書杜甫傳

集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晉陸士衡賦桑梓有餘暉

王仲宣從軍詩濡沫窮鱗柳文餘波德照隣老杜詩筆端膚寸澤及

九垓劉賓客百川承少海之潤劉賓客垂蔭萬畆懸映九霄

駱賓王光榮照四隣白侍郎風煙借顏色雨露助恩光白樂天

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王建詩接楚地之餘波仰晉國

之膏雨李義山文草木蒙雨露之澤皆被鮮輝煙霞照日月之光盡成綵繪李文饒　鄰斗極之光輝適天漢之波潤唐文粹　一人在朝百人緩帶一人貴而親友皆榮之也唐文本朝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歐文　公之在內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　金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木被其光澤餘膏所燭常分無盡之光蒙霧而行坐獲不知之潤並東坡　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光山谷集

僥倖

經小人行險以僥倖記中庸 囧之生也幸而免語

子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子能得者必遭其

睡也列子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莊子宋王而寤子

為虀粉莊天下若逐野獸而皆有分肉之心太公武韜以百誕

成一信 佐祭者得嘗並淮南子魏田父得玉徑尺以告鄰

人隣人詐之曰此怪石也蓄之非利其家田父猶豫以

歸置於廡下其玉明照一室大怪遽棄之於野隣人取

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曰此無價寶魏王賜獻
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 尹文子
史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 左定十五年 叔孫
通曰我幾不脫於虎口 史本傳 郭解適有天幸窘急常得
脫若遇赦 史游俠傳 龐涓曰遂成豎子之名 史記 楚葉公子高
曰以險徼倖者其求無饜 左哀十六 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
漢書 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 班固叙傳 為惡未始不及於
凶幸而免者亦時有焉 唐武后贊 唐昌儀為洛陽令請囑無

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十兩并狀邀其馬而賂之昌儀受金至朝堂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罵曰不了事人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俛偉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通鑑唐武后

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東漢劉玄

宋張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通鑑宋紀

傳記桓溫伐蜀敗於笮橋衆懼欲鳴退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李勢大潰乃以衆降孔氏雜記

集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司馬長卿諫獵書

本朝庶幾徼倖不種而獲　偶然連六鼇便爲此手妙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虡豈可常也哉東坡

觸類

經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易　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詩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

以事君而敬同孝經貴老為其近於親也記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論語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孟子通於一而萬事畢莊子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淮南子兵畧見

窾木浮而知為舟見飛蓬轉而知為車見鳥跡而知著書以類取之淮南子

史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通鑑漢武帝　推徵達著尋端究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蔡邕傳釋誨　見瓶水凍而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而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釋北史崔浩傳

傳記覩一字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史通

集求忠臣於孝子求良婦於罵己食子盡節也推其忍可以疑心放麑違命也推其仁可以屬國劉賓客互見因小見大

本朝放霸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猶君也而推其不仁則至於殺君欒城集

持久

經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易 誰夙知而暮成詩 悠久所以成物也中庸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子曰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子曰無欲速 欲速則不達論語

大器晚成老子 美成在久 真積力久荀子

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東漢朱浮論大才當晚成東漢馬援傳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効也通鑑魏明紀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通鑑晉紀互見聞不容髮盧懷慎曰子產賢者也為政累年而後成唐書崔周度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能伯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通鑑周太祖集嘉穀不夏熟大器當晚成　干將百煉其良可用和

璞三獻而其實乃真歐陽詹養材三十年方成棟梁姿白侍郎

本朝東坡試中制科英宗便欲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莫不歸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李廌談記

忽遽

史相見日淺卒卒無須史之間西漢司馬遷傳事薄遽汪薄迫也遽速

也（西漢嚴助傳）王彪之謂殷浩曰奈何無故怱怱先自猖蹶（通鑑晉穆紀）傳記勿州里所建旗所以趣民故遽稱怱怱（說文）世稱勿勿不知所由據說文勿者州里之旗所以趣民事故怱遽者稱為匆匆（北齊顏氏家訓）

躐等

子位卑而言高罪也（孟子）位卑而圖大（孔叢子）

史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

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左傳以匹夫

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位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西漢朱雲傳

集陵邁超越不拘資次于令升晉總論

乘間

經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

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禮記

史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

民間通鑑漢文紀閒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後漢五見嫌隙百家衆氏投閒而作後漢延篤傳上初疎外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耶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以倚仗矣通鑑唐德宗紀妖禽孽狐當晝則伏自如得夜乃為之祥唐封倫贊集白鶴未輕舉衆鳥爭浮沉孟東野本朝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鰌鱓

而號狐狸東坡集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文東坡

首亂

經無拳無勇職為亂階詩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史晉國有命始禍者死左定十三秦失其政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天下之禍自涉發難太史公自序奮臂為天下倡始西漢張耳傳楚首事西漢陳勝傳公孫弘曰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偃無以謝天下通鑑漢武紀戰國一百三十六

載劉元海為之禍首〔元海自晉惠帝時稱漢見晉書〕表章署用輙使首名附下罔上奸以事君〔東漢孔融傳〕當為誅始〔選內史表〕吳楚唱謀〔選六代論〕

蒙蔽〔附壅遏〕

子兩葉蔽目不見泰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鶡冠子〕史上下相蒙〔左僖二十四年〕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左昭二十年〕章邯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史記項羽紀〕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衆恐大臣入

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聲聞羣臣莫得見面故也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 李斯就獄乃從獄中上書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高皆妄爲反辭以相傅會 通鑑秦紀

壅閼不得聞 西漢中山靖王傳

壅於上聞 西漢武帝紀

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 西漢鮑宣傳

虛美熏心實禍蔽塞 漢書

鄱陽王範密啟侯景謀反時上以邊事專委朱异動靜皆關之异以為必無此理通鑑梁高祖紀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上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破降何多也虞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裴蘊四方告變不即奏聞賊數實多裁減言少通鑑隋煬帝紀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姦惡建言舉人多卑賤愚聵恐有俚言汙濁聖聽乃令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

然超絶者具名送省委尚書覆試　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然　上過便橋老父郭從謹進言曰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覩陛下之面而訴之乎通鑑唐玄宗紀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顔真卿上疏以為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

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闗礙所以防壅閉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喑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通鑑唐代宗紀軒陛之間且未得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通鑑唐穆宗紀鮮于仲通討南詔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乃叙其戰功李宓擊南詔被擒全軍皆没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舊唐書昧雖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充子野之耳則雷霆蒼

蠅之聲莫辯房玄齡奏議以百口百心之讒諂蔽兩耳兩目之聰明唐玄宗讚有言朱泚為亂兵所立盧杞切齒曰朱泚忠直羣臣莫及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帝以為然泚自將逼奉天舊唐書魏徵曰秦二世隱藏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向闕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壅蔽而下情通矣新唐書本傳裴度曰天顔不咫尺此尚未能決千里單言可悟聖聽哉唐書本傳

集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　浮雲陳而蔽晦兮使日月之無光楚辭

間諜

子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内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孫子

史昌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西周大怒馮旦曰臣能殺之君與金三十斤馮旦使人操金與書間遺昌他曰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事久且泄毋令身死東周立殺昌他戰國策

項王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

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史記項羽紀　五漢王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踈楚君臣史記漢高紀　秦穆公問內史廖曰由余賢戎人寡人之害奈何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為由余請以䟽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隙乃可虜也穆公以

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悅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穆公又數使閒要由余遂去降秦史記秦紀秦攻趙趙廉頗堅壁以待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讓頗秦相使人行千金趙為反閒曰秦之所惡獨懼馬服君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怒頗不戰又聞反閒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括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史白起傳魏公子無忌威振天下秦王患之行金毀公子於魏王曰諸將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

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自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史本傳）燕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樂於樂毅齊將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惟恐他將之來惠王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刼代將（史樂毅傳）趙李牧大破秦軍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欲反趙乃使顏聚代牧捕

斬之（史本傳）

分謗

史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左成三年）宋城謳者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乃止（左傳）分謗生民（宣十二年）韓厥曰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左傳）毋令獨蒙惡聲（史記蘇秦傳 替見雜白）陳寔為功曹掾中

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倫從之鄉論怪其非舉倫後為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咎由故人畏憚彊禦陳君可謂過則稱己者也寔故自引愆聞者方歎息東漢本傳互見事久論定

傳記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執扑為司空民非子罕

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之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弒君皆大臣之見譽者也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戰國策）

本朝妖尼為鬼所憑言事或驗士庶輻湊事之後以傳習妖教下獄詔差官按之得諸公書自韓曾之下皆有之文潞公獨無上問其故公曰臣但不知耳知之亦當有書時人美其分謗（温公日録）

晏元獻公曰臣非不樂宴遊者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筆談）

推惡

經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論語

子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

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孟子

史公孫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馬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通鑑漢武紀又嫁禍桓溫伐燕不利溫深恥喪敗乃歸罪於真奏免真為庶人通鑑晉海西公紀

解紛

子梁鱣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曰吾恐子自晚

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家語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　猶解倒懸也孟子解其紛老子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莊子史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左襄三十一年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史滑稽傳魯仲連曰所貴乎天下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史本傳里婦亡肉姑以為盜姑逐之婦所善里母曰我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西漢蒯通

傳
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虜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數百人田叔曰孟舒知士卒敝不忍出言士卒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敺之哉上覆召舒為雲中守本傳
魯連辭言而退秦包胥單辭以存楚後漢崔駰傳
黨事起賈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難不解即入關設方畧天子為之大赦袁崧後漢書
謀解時紛三國名臣贊
謝安為王國寶所讒孝武召桓伊飲讌安侍坐伊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

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晉桓伊傳孫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黄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屎召主藏吏吏叩頭亮問吏曰黄門從汝求蜜耶向求實不敢與黄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啟黄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屎裡燥亮大笑謂玄邠曰若久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裏燥必黄門所為

黄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吴歷互見致察帝詔允謂曰國書皆浩作否曰先帝紀及今紀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允竟得免北史高允傳孫子答齊威王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虚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通鑑周紀槐里令朱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斬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

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通鑑漢成紀互見忠鯁

袁術遣將紀靈等攻玄德求救於布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鬬喜解鬬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枝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鬬

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通鑑漢紀諸葛亮曰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漢獻帝紀應奉上疏曰馮緄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劉祐數臨督師有不吐茹之節李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久之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漢桓帝紀孫權欲斬蘇飛甘寧為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

為君置之獻帝紀初大司馬冏疑中書郎陸機為趙王倫擬禪詔收欲殺之大將軍穎為之辨理得免死因表為平原內史晉惠帝紀解闕不可以不離唐德宗紀辛京杲以私忿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進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兄弟皆戰死獨京杲至今尚存故以為當死久矣上憫然左遷京杲諸王傳忠臣乘機救人多此類諸王傳議者言韓滉脩石頭城陰蓄異志上疑以問李泌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

保洸　妖僧李軟奴謀作亂其黨告之上命捕送内侍省推之李晟聞之遽仆於地曰晟族滅矣李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必多外間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上從之朝廷之臣無連及者唐德宗紀杜兼誣奏李藩於張建封之覺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祐使殺之祐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出詔示藩藩神色不變祐曰君慎勿出口吾已密論

用百口保君矣召藩詣長安上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爲惡者耶即除祕書郎唐德宗紀互入轉禍爲福權善才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罪當除名上特命殺之狄仁傑奏二人罪不當死上曰善才等斫陵柏我不殺則爲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作色命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爲難臣以爲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株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爲何如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

見釋之於地下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嶺南唐高宗紀互入轉移人心

韋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酷每杖承慶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許輒私自杖母乃為之漸寬唐武后紀互入兄弟

處士韋月將上書言武三思潛通宮掖上大怒命斬之宋璟奏請推按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唐中宗紀

勑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樞密使張居翰就殿柱揩去行字改為家字後唐明宗紀互入求援

竇建德陷京城執戶曹何東張玄素將殺

之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死曰戶曹清慎無比大王殺之何以勸善（唐高祖紀）

張九齡事無細大皆力爭惠妃泣訴於上曰太子固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太子天下本不可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國乃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廢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

臣不敢奉詔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唐玄宗紀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杜悰嘗詣宗閔曰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悰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慊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有間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矣悰乃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為訪此寂寥悰曰靖安相公令悰達意即以大

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通鑑唐文宗紀）劉仁軌運糧失船李義甫使袁異式鞫之具獄以聞義甫言於上曰不斬仁軌無以謝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風暴起非人力所及乃除名（通鑑唐高祖）

集解疑釋結　解紛挫銳（選薦士表）

本朝白樂天為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衫獨往時不知者以為幸亡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非也（仇池筆記）

捄弊

經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記
子掃地而求更新文子
史除煩解嬈西漢晁錯傳破觚為圜斲琱為樸酷吏傳興滯補
弊舉其偏以補其弊　為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
乃可理也董仲舒策譬兩衣敗壞以一相補猶有完若不如
此將兩無所保東漢虞翊傳補綻破壞枝柱邪傾東漢崔寔傳治
荒剔蠹　反刓以樸剗偽以真　自晉訖隋佛老顯行

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韓愈傳鄭覃救世之弊在責實唐書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通鑑漢武紀凡欲拯其弊須求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合革其法唐太宗紀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八百萬今纔十餘爐歲八十五萬又積於商賈之室流入四夷又大

歷以前淄青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錢如此則錢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唐穆宗紀

集八州之人前所不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戸庭數月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韓文新修滕王閣記

補苴鏬漏進學解

韓愈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

聽其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勢重聽其出入故勢輕皇甫湜作韓愈墓誌公之來思如古醫之治劇病宜先頤養氣還神復劉賓客百祀之弊一朝而去唐文粹

本朝三聖既沒邪詖幅裂鼎沸莫敢誰何孔子出焉氣足以壓其聲餤量足以吞其區穴排異如摧枯拉朽引同如川流海會崇安靈傳論鳴道集

坐視

經燎之方揚寧或滅之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詩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論語

子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觀孺子之入井非仁者之意視瞽人之觸柱非兼愛之意抱朴子

史人溺不拯則非人也東漢崔駰傳　視溺弗填怨傾弗支唐崔羣傳政令玩垢上下懈惰通鑑

集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

楚辭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

也韓文令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韓文凡吏於土者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

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貸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柳文

知本

經獺祭魚豺祭獸互入微小有知鷹祭鳥互見微小有知禮不忘其本

古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君子已孤不更名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

務本禮記源泉之所出也委流所聚也

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孟子清酤之美始於耒耜

黼黻之美始於杼軸淮南子

史言稱先職不背本也不背本仁也左成九年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左文二年封平為戶牖侯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陳平傳宋高祖微時躬耕於丹徒及受命耕耨之具頗有存者皆令藏之以留於後南史本紀周盤龍自平北將軍為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曰卿着貂蟬何如兜鍪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齊書孫拯門人費卿宰意二人詣獄明拯冤拯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為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

通鑑晉惠紀　張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漢獻帝紀　上至顯仁宫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猶得言不足乎唐太宗　王師範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唐僖宗　初泰王大箭射却突厥後遺大弓一大箭五世保之郊祀必陳儀物之首以識武功唐書五入功業　傳記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韓詩外傳　服一彩則念女功勞御一穀則恤農夫勤世要語　集敵背惠而忘初禰正平賦　弱之肉强之食今吾與文暢安

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也

孰豐其川不羨其源 韓文

終朝美飽食終歲好衣裳好衣美食有來處亦須懃愧桑弘羊

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

茍無先德孰啟後昆 白侍郎

茍含天地秀皆是天地身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孟郊

本朝或勸狄青去鬢間字曰吾所以至此者以是耳

范忠宣公貶永州公之諸子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議

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不若無愧而死聞見錄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後山集

忘本

子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紀昌學射於飛衛既盡衛之功乃謀殺衛列子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荊山而不知淵潭者明珠之所自出荊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抱朴子食穀而鄙田衣帛而笑蠶是惑也陳子要言冰生於水而冰過水烟生於

火而烟鬱火（劉子）

史謗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左傳文公七年）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左傳三十年）皇甫酈曰近者董公之强將軍所知也呂布受恩而反圖之（通鑑漢獻帝紀）左雄薦周舉為尚書雄舉馮直坐贓舉以此劾奏雄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通鑑順帝紀）劉湛之入也假景仁寵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使康義毀景仁於帝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通鑑晉太祖）壞高祖

所居隂室床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獨曰田舍公得此已為過矣（宋世祖紀）李冲初薦李彪既彪自以結知人主不復藉冲稍稍踈之唯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齊明帝紀）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為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唐武宗）崔洪舉郄詵詵後奏洪洪曰我舉郄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晉崔洪傳互見坐主）如借人之戈持之反刺（唐史肅宗）

贊

集譽猶鷇卵始生翰毛而陸梁放肆顧行吠主曹公檄吳

獸飽而忘恩逢蠱蠆養而成毒燕公集 凡號門生而不知恩

之所自者非人也 食客空多誰報恩劉長卿 一一口銜

食養得成毛衣到大啁啾解遊颺各自東西南北飛薄

暮空巢上羈雌獨自歸王維集

本朝王沂公曾屢薦呂夷簡及大拜與沂公不叶東軒筆錄

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

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司馬元顯欒城集

知恩

經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論語

子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莊子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揚子

史趙盾曰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左傳微楚之惠不及此左僖二十八年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左僖三十年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左昭十三年衛甯子專公

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左襄二十七年吾見申叔

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左傳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西漢韓信傳何

武每奏事京師戴聖未嘗不造門謝恩西漢何武傳倉卒無

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東漢馮異傳羊曇爲謝

安所愛重安薨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晉書謝安傳馮異

曰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通鑑光武紀唐李夷簡彈楊憑憑

立貶臨賀縣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曰無乃爲

累乎晦曰布衣蒙楊公知奬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

借如明公他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通鑑

傳記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也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死而況為之哀乎說苑

庾太尉少為王武子所知庾過江歎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世說

集中

寸心銘佩牢杜詩

昔在韶州之行受命於元兄曰爾幼養於嫂喪服必以朞今其敢忘天實臨之韓文五見嫂門

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張九齡文

受曲被之恩私如生羽

翼報非次之拔擢宜裂肝腸杜牧之

本朝主人覆護恩豈啻一綈袍　隕首刳心自知無以報稱臨川　此生恩未報他日目不瞑後山

報恩

經無德不報詩

史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曰請報主

德左哀二年晉公子重耳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左傳僖二十二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左僖二十八年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左宣十五年晉靈公將殺趙盾伏甲而饗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既而為公介倒戟以遇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左傳初蘇秦之燕貸

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所嘗見德者史本傳范雎一飯之德必償史本傳秦亡善馬岐下野人共食之三百餘人吏逐得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赦之三百人聞秦擊晉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朱亥魏公子無忌客曰所以不報謝者小禮無所用今乃臣效命之秋也　趙襄子滅智伯其臣豫讓逃遁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已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史記　漢高封項伯等

四人為列侯賜姓為劉氏先有功於漢者西漢本紀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西漢谷永傳竊歎古人一飯之報東漢李固傳情為恩使命緣義輕東漢朱暉傳論太史慈避事之遼東北海太守孔融遣人詢問其母並致餉遺融為管亥所圍慈單騎見融旣又求救於玄德得兵解圍吳志鄒鑒嘗食周翼異衆鑒甍翼追撫育之恩解職席苫心喪三年晉書陰鏗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以授之及侯景之亂鏗嘗為賊所擒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

行觴者 陳書

傳記伍子胥奔吳至溧陽女子擊絮瀨水上子胥乞餐女子簞瓢壺漿而食之子胥去五步顧女子已投水後子胥伐楚師還過溧陽報以百金投瀨水而去 吳越春秋

隋侯曾得大蛇不殺而遣之蛇後銜明珠以報隋侯 荊州記

楊寶九歲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墜樹下為螻蟻所困取之歸置巾箱中以黃花食之百餘日毛羽成飛去夜有黃衣人以白環四枚

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當如此數續齊諧記

韓愈幼孤見鞠於兄嫂氏嫂卒服期喪以報德祁無擇文公廟記

期守死以報德禰正平賦匹夫媵婦尚能致命一餐選與彭寵書

鬼亢回以斃秦文選灰軀糜骨以甘心顧陳子昂

結纓仗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江文通賦

感君恩重許君命泰山一擲輕鴻毛李太白

豈鮒魚之心能報東海之恩

烏鳥私情得盡歡於長養犬馬微力誓效死以酬恩

（白樂天）重恩山未荅（杜牧之）報恩如皎日（武伯著）禽息之首為知己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張九齡文）嵩岱洪恩終難酧於蟻垤（駱賓王）報德空思奉細涓（唐文粹）定是酧恩日令朝覺命輕（王維集）

背恩

史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左傳）背施無親民所棄（左僖十四年）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左僖五年）背惠食言（左僖二十八年）王莽使安陽侯舜見太

后后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力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爾兄弟耶通鑑漢平帝紀

集咫尺炎涼變四時韋應物詩

本朝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歐公集　歐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東坡勤上人詩序

報怨

經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禮記　以直報怨論語

子趙襄子殺智伯豫讓欲報怨恐人識之乃落其齒以易其貌淮南子

史楚伍尚謂其弟員曰我能死爾能報左僖二十年　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左隱五年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定十四年越伐吳王孫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勿殺左傳齊哀公享乎周紀侯譖之襄公將復讎乎紀遠祖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

百代可也家亦可乎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公羊張儀為秦相為文檄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君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史本傳怨毒之於人甚矣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豈嘗須臾忘郢耶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耶本傳論句踐曰孤嘗困於會稽痛入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端木賜傳互見怨恨借力以雪父之恥伍子胥傳李

廣贖為庶人夜至霸陵尉呵止廣居無何廣拜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至軍斬之（本傳）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論（一作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史樂毅傳）范雎睚眦之怨必報（范本傳）張良韓人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刺客為韓報讎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始皇遊博浪沙中良與客俱擊秦帝誤中副車（西漢本傳）漢高祖怨丘嫂之轑釜封其子為羹頡侯（西漢楚元王傳）執讎過直（西漢地理志直當也）刷會稽之恥（漢武帝紀）發憤快志剡手以衝讎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前賈誼傳）

孫秀為小吏給事潘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為人數辱之秀常銜怨及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遂告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冏為亂誅之夷三族晉書潘岳傳

趙娥父為李壽所殺娥乃幃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魏志丑見女門婦人

劉穆之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其妻江嗣女每禁不令往後江氏有慶會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

兄弟戲之曰梹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市榖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穆之為丹陽尹召妻兄弟乃令廚人以金柈貯梹榔一斛進之（宋書本傳互見妻家及施報兩失）龐涓自以能不如孫臏以法斷臏兩足涓為魏將軍伐韓韓請救於齊齊田忌以孫為師涓逐之孫子度其行暮至馬陵可伏兵乃砍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果夜至砍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皆發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通鑑周紀）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

大之（通鑑武紀）晁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按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勑以為庶人吳楚反錯謂丞史曰袁盎多受吳王金錢言不反今果反欲治盎盎恐夜見嬰言為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勑吳楚二國復其故地上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召錯斬東市（通鑑）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謂子良曰我亦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齊太祖紀）塞味道素不禮

於殿中侍御史周矩屢言其不能了事會羅告味道者勅矩按之矩謂味道曰公責矩不了事今日為公了之味道及子皆伏誅（唐武后紀）竇參惡左司郎中李巽出為常州刺史及參貶郴州巽為湖南觀察使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巽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唐德宗紀）汲黯常毀儒而觸弘弘欲誅之請徙黯為右內史（漢武紀）

傳記越王念欲復怨苦思勞心夜以接日夏則握火寒

則抱冰吳越春秋子胥闔廬將爲之報讎使子胥伐荊子胥
操箠笞平王之墓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以此報
子越絕書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反化
爲冤禽名曰精衛甞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山海經
上命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白立進清平調三篇
有句曰可憐飛燕倚新粧高力士終以脫靴爲恥異日
妃重吟前詞力士曰始謂妃子怨李白入骨髓何乃拳
拳如是曰何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

賤之甚矣上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楊妃外傳

集瓺瓺精衛銜木償寃魏都賦　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之者也　鳥有償寃者終年抱寸誠口銜山石細心望海波平渺渺功難見區區命以輕人皆譏造次我獨賞專精豈計休無日惟應盡此生何慙刺客傳不著報讎名韓集

數處報讎身不死唐文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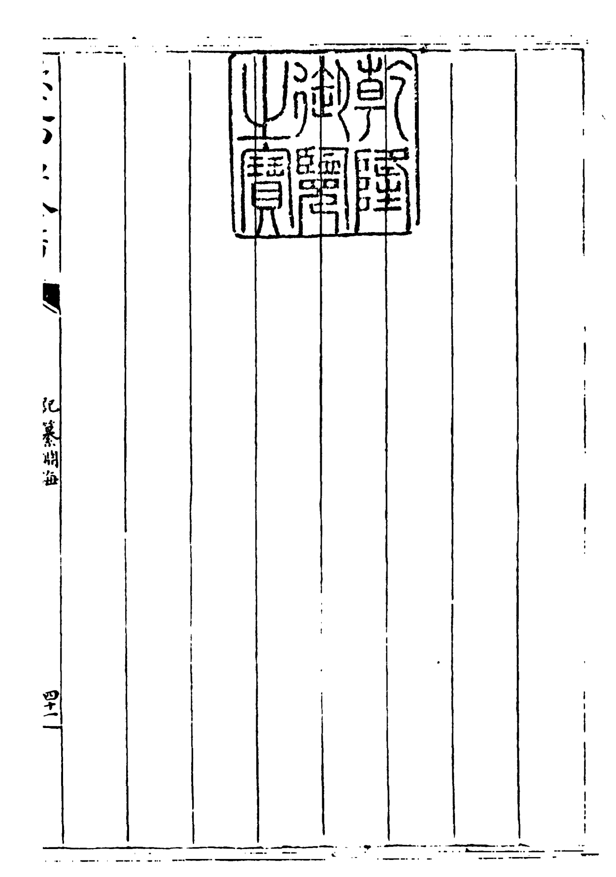
事讎

子楚以六千里為讎人役荀子

史魯桓公十八年會齊侯於濼遂及文姜入齊齊侯通焉公謫之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莊公九年

公及齊大夫盟於蔇十一年齊侯來迎共姬注齊主婚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二十四年哀姜至使宗婦覿用幣左傳

秦召楚懷王會懷王死於秦諸侯不直秦頃襄王復與秦平七年迎婦於秦復結和親史記楚世家反君事讎行若狗彘西漢賈誼傳


乾隆御覽之寶

記纂淵海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記纂淵海卷七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余日煥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嘉賓

謄録監生臣胡念祖

記纂淵海卷七十三
宋 潘自牧 撰
人事部
順便
子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 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孟子 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 莊子 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 荀子 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圓石於萬丈之谿

淮南子

史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史記漢祖紀建音蹇翻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以石投水莫之逆也史記順指如意漢賈誼傳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史李斯傳皆如意指陸賈傳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賈誼傳互入控制有道如坂上走丸蒯通傳飛蓬隨風史明帝紀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漢蔡邕傳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藪澤晉孝愍紀

傳記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必聚說苑挹水

於河而取火於燧 戰國策

集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 王褒頌 翰飛絕跡一舉千里 曹植集 去馬覺蹄輕 姚少監 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 韓文

春浪之奔壑夏雲之得龍秋弧之發矢冬爐之納火 文粹互入

如良庖之投刃無復肯綮 自得三昧 如矢別弦 劉賓客集

如刀劍發硎割而無滯如鐘磬在懸動而有聲 白樂天 勢如舟楫相得當洪流而鼓迅風崇朝千里不足怪也 同上

本朝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　如寄諸鄰而取之　父命於子惟所東西　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資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東坡

艱難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詩

子若負重行而上也莊子

史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左傳蒙霜露沐風雨西漢淮南王安傳　逆

坂走九迎風縱棹豈云易哉_{皇甫嵩傳} 閒關險難_{後漢}曹操智計絶人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_{通鑑魏明帝} 勢不能凌波以集道壅塞而不達兮江河廣而無梁

徑度兮又無羽翼而髙翔 車軏折兮馬虺隤 願自往而徑遊兮路壅絶而不通欲修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_{楚詞} 投艱履險_{權載之集} 百步九折_{唐文粹} 紫禁終難叫朱門不易排_{駱賓王}

神速

經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易

子發若機栝莊子擊電無餘光疾雷無餘聲公孫子

史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公羊傳至如猋風去如收電西漢

韓安國傳操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西漢公孫弘傳口雖

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蒯通傳韓信曰三秦

可傳檄而定本傳天下可傳檄而定後漢耿弇見事風生西漢趙廣

漢傳言其疾速不可當也主父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通鑑漢武紀機

事以速為神震雷不及掩耳唐李靖傳

集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張平子東京賦　發膚寸之陰成彌天之澤劉賓客集　有如乘風船一縱不可纜韓集秋懷詩

本朝須史慰滿三農望斂却神功寂似無韓魏公雨詩

緩慢

子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韓非子

史穰侯見事遲史記范雎傳　陳寵有智而遲通鑑漢獻帝紀　玄德人傑有智度而遲　荀彧曰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魏志

姚崇曰張丞相說見事常遲於我數日之後舊唐書

相孚

子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莊子適子懷於燕慈母喻於荊情相往來也淮南子史祁奚免叔向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而朝左傳襄三十一子產知然明問為政焉子產喜以語子太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左傳吳公子光謂專諸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史專諸傳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

辭哉史鄒陽傳孔子過鄭與子產如兄弟兄事子產史鄭世家夏侯嬰過高祖語未嘗不移日史記披心腹見情素隳肝胆西漢鄒陽傳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其復疑以錢穀間哉東漢馬援傳母子慈愛終始無纖介之間通鑑漢明帝尹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過輙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為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東漢尹敏傳互見朋友無纖介之隙漢章帝孫盛詣殷浩談論食冷而復暖者數四晉書互入朋友孫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

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通鑑魏文紀 孫權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三國魏文紀 恩如骨肉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可謂親矣晉安紀 王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絶智者之口晉成紀 王戎與阮籍為竹林之遊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來敗人意戎笑曰卿意亦復易敗耳晉書王戎傳 晉羊祜與陸抗對境使命通抗遺酒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即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

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晉武帝紀魏主執彭城王勰手曰

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北魏書情深魯衛

書信恒通梁高祖紀韋孝寛與裴文舉談論不覺膝前於席

後周書加髙頻上柱國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

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間也通鑑隋高祖唐憲宗曰

朕諳李絳不如是唐憲宗紀郭子儀功蓋天下而主不疑唐書

本傳二人深相知同心狥國故唐氏稱賢相者惟房杜通鑑

唐太宗

傳記孫安國往殷中軍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遠世說公與十八賢同修淨土於白蓮送客過虎溪虎輒鳴與陶元亮陸静修談道不覺過虎溪因相與大笑故作三笑圖盧山記

集惠然不疑推寘於肺肝間杜牧之　疑消破癥弩元微之　不以我為貪知我家内貧　肺腑都無隔白樂天　吾與叔堅剖心相知豈以流言相猜耶張奐與延叔堅書

猜疑附不相孚

經蓄疑敗謀書

子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列子

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也淮南子

史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商鞅傳

霍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通鑑漢宣紀

景帝居禁中召周亞夫賜食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怏怏非少主臣也西漢本傳

宣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

刺在背光死而宗族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漢宣帝紀

崔駰曰未信而納忠者謗也東漢本傳　杜預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通鑑晉紀　王濬伐吴不受王渾節制濬常疑渾渾詣濬濬陳武備然後相見晉書　猜忍受讒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讎敵通鑑隋高祖　杜牧曰世稱周召為百代之師周公擁孺子而召公疑之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召公且不知之召公尚爾況其下哉唐書新羅傳　上每

有冠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疑益甚通鑑唐高祖　煬帝不信齊王恒有中使察之聞其宴飲則曰彼營何事得遂而喜聞其憂悴則曰彼有他念故爾父子之間且猶如是況他人乎唐太宗　齊王暕素失愛於帝恒相猜忌宇文化及使人就第誅暕竟不知殺者為誰父子至死不相明隋煬帝　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唐德宗　初王敦之舉兵也周顗上表明導言甚切導不知救已而甚銜之晉周顗傳　唐宣宗素惡德裕即位之日德裕奉冊既罷謂左

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洒淅通鑑唐武宗

集羣鷗不下衆雀遥驚朱敬則魏武論　對面九嶷峯　斗酒强

然諾寸心終自疑李太白集　疑生所怪柳文　不予衾之眠信予

衾之穿盧仝　疑懼聽冰狐温飛卿

機密

經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詩

子韓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韓非子

史楚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左傳昭二十年　勢不可以多

人多人則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史聶政傳石建屏人乃言西漢屬其人勿衆謝西漢王嘉傳張安世典樞機周密外內無間西漢本傳孔光休日歸沐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孔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黙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通鑑漢成紀手書毀草不宣於外東漢皇甫嵩傳荀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魏志本傳顧雍軍國得失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三國魏紀陳羣前後數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

其草時人及子弟莫能知也魏明紀殷景文卧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来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形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通鑑宋太祖周捨同參國政每有表奏輒焚其藁捨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國史詔誥儀禮法律軍旅謀謨皆掌之與人言謔終日不絶而竟不漏泄機事通鑑梁武紀戴胄奏已藁秘外莫知唐書傅奕性謹密職在占候杜絶交遊所奏灾異悉焚其藁人無知者通鑑唐高宗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

不敢盡言劉黃裳

集密語誰得知白樂天集

疎畧

經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易

子棠谿公見韓昭侯曰為人君漏泄羣臣之語猶玉巵無當也韓非子

牆有耳微謀外泄管子

史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

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左傳桓十五 言語漏泄則職汝之由左傳襄十四 子貢曰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史記端木賜傳 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通鑑周紀 師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上

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通鑑漢成紀互見讒譖）蕃欲誅宦官乃先事露章曰願出臣章示左右令諸姦臣知臣疾之（東漢本傳）漏泄省中語（西漢賈捐之傳）才疎意廣（東漢孔融傳）蜀大將軍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郭循在坐禕歡沈醉循起刺禕殺之禕資性汎愛不疑於人（通鑑蜀後主紀）甘卓家人皆勸卓備王敦卓不從悉散兵佃作襄陽太守周慮密承敦意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悉出捕魚慮引兵襲卓於寢室殺之傳首於敦

殷仲文素有才望自謂宜當朝政悒悒不得志出為東陽太守東陽何無忌所統仲文許便道修謁無忌喜欲迓之而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以為薄已大怒通鑑晋安紀　劉蕡曰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　劉蕡戒帝漏言而身誦詔於庭通鑑晋明紀

申錫欲誅宦者王璠漏其謀申錫貶通鑑唐文宗紀新唐書本傳

齊澣言葛福順典禁兵不宜與王毛仲為婚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姦不早為之恐成後患又曰君不密則失臣顧

陛下密之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左遷澥素與察善出城餞之因道禁中諫語察性輕險遽奏之　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於上宇文融疾之禕入朝融使御史李寅彈之泄於所親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融寅坐貶通鑑

集不密致危正平賦

本朝冠萊公為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

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殁其身老泉天禧末真宗寢疾章獻明肅劉太后漸預政真宗意不能平冦萊公探知此意遂欲廢章獻立仁宗尊真廟為太上皇而誅丁謂曹利用等於是引李迪楊億曹瑋盛度李遵勗等叶力處畫已定凡誥命盡使楊億為之且將舉事會冦萊公因醉誤言有人馳報謂夜往利用家謀明日利用入盡以萊公謀白太后詔罷政事真宗上仙遂投公海上其事有類上

官儀者 三朝言行錄

有分

傳傾蓋如故

史袁盎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 史本傳

集舊托於心契　同學同年又同舍 劉賓客集　半面契終始 元稹集

半面之故 白帖

本朝同官同齒復同科朋友婚姻分最多 臨川集

無分

史非宿素之交無一日之雅西漢谷永傳　無雅信西漢杜欽傳

集相與昧平生顔延年秋胡詩　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覯卒遇四子講德論　看看未相識脉脉不得語劉子

有本

子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孟子

史木水之有本原也　有基無壞左傳　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晋孝愍紀　有根無葉或可俟時唐柳玭傳

集自源發流安得不廣王充論衡　流長則難竭柢深則難朽

張平子西京賦　其植根固其流波漫　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韓文

本朝枯槎燒盡有根在一洗春雨皆萌芽　吾文如萬斛泉源水不擇地而出東坡

無本

經譬彼壞木疾用無枝　本實先撥詩

子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

而待也孟子入水之爐火滅而煙不即息既斷之木柯葉猶生二者非不有煙非不有葉而所以為煙為葉者已先亡矣抱朴子

史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左桓二年是謂蹷其本左襄十九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唐柳玭傳

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韓集

無意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大學經註心

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

子以尾揠者巧列子以尾注者巧莊子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荀子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照明鏡摹倒其容醜狀既露則內慙而不怨向之評者與鏡無殊然而向怨而今慙之者以鏡無情而人有心也列子

本朝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輕重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附之度量與權衡豈不自

信而信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　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東坡文

有意

子以黄金摳者惛列子以黄金注者惛莊子注云所要重則心矜　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照明鏡摹倒其容醜狀既露則内慚而不怨向之評者與鏡無殊然而向怨而今慚之者以鏡無情而人有心也列子互見事同體異門

創始

經包犧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神農氏作斵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黄帝堯舜氏作垂衣裳而天下治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引重致逺以利天下重門擊析以待暴客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宫室古之葬者厚衣

之以薪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古者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開物成務易　智者創物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聖人之所作也周禮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　作者之謂聖禮記

史至今天下言醫者由扁鵲也史本傳

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通鑑魏明紀

王章掌財賦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通鑑周太祖

集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

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勌為之刑以鋤其强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韓文

本朝至和間富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葢公與河南進士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相善公作相不欲私之故為天下之制聞見錄

守成

經太平君子能持盈守成（詩序）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周禮）祭祀之法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述者之謂明（禮記）

史安定者貴順權（史記秦始皇紀）參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史蕭何世家）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曹參傳）臣書生唯知

謹守歷代成規五代晉高祖

集纂就前緒遂成考功 續初繼業楚辭 家成百年之業班固西都賦

素定

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易

子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荀子互入素服 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管子互入素服

史事成不懲於素 左傳

集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 柳文

本朝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

略定畎畝之中非仕而後著也 東坡樂全先生文集

傳遠

經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 書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

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 禮記 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 中庸

子聖人百世之師也孟子 垂憲立言以貽後人 仲尼有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孟死序 有萬世之名列子 書之竹帛琢之盤盂傳以遺後世子孫尹鄧子 託竹素者為世寳也抱朴子 史銘其功烈以示子孫左襄十九 互入功業 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左襄二十四 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史記孔子世家 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代不隳西漢功臣表 雖經千載遺風餘烈尚猶不絶前禮樂志 垂功名於竹帛東漢鄧禹傳 魏文帝

與王朗書曰人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魏書播留後之聲晉書禮志遺風餘烈晉書謝靈運傳王彥章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五代史集垂文揚采遺將來兮　金相玉質百歲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也楚辭　文章不朽之盛事選典論　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垂文選序　歷世彌光選張平子東京賦　流千載之英聲楊修答臨淄侯牋　惟令德為不朽兮身既沒而名存曹大家東征賦　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遺烈光篇籍左思詠史

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揚德祖賦）爲奕乎千載（班固典引）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魏文帝）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昭（選碑）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魏文帝紀）芳烈奮於百世令聞顯於無窮（郭有道碑）風流五百年（互入聞望）豐功利生人天地同朽滅（李白）雄筆映千古盛事埀不朽（杜詩）大夫埀名記萬年君之好修兮企千載其相望（皇甫湜）唯有令名日高日遠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所言必傳世行後至今照人

耳目赫赫若前日事　子之自著表表愈偉韓愈文　如日

不滅如海不竭唐呂温傳岩銘　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柳漢原廟銘　足

以垂世立教　傳之子孫以貽後代孔穎達書序　著在國史

垂為美談劉賓客集　名垂不滅能光萬祀李習之　穹壤可弊唯

名不息金石垂之　以慰罔極呂和叔　身沒聲名在多應萬

古傳賈島詩　激清一時流譽千古　不隨世磨滅唐文粹　垂

示百代　佳句久傳芳　吟咏流千古　懿文茂績斯

謂不朽白樂天　死而不朽反貴於生武侯碑　刻工姓名於其

器以察其信 記月令注

傳記其人已亡杳成空寂其事如在皎如星漢 朝廷之士山林之客皆圖不朽之事書名竹帛 史通

本朝惟有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 凡物有形終必有弊自古聖賢之傳者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乃知為善之堅堅於金石 死而不朽萬世之傳 我欲貴子文刻以金石

聯金可爍而銷玉可碎非堅不若書以紙六經皆紙傳

歐公集

流弊

經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訟獄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　夏道尊命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　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春秋之失亂禮記

子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孟子

史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左傳昭四互見作偭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商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周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史高帝紀

荆軻見秦王取圖奏之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秦王之袖逐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秦法羣臣侍殿上者無得持尺寸之兵諸郎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軻逐秦王引匕首擲秦王不中史記本傳

夫置兵

所以止亂也及其弊也適足以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唐書兵志

本朝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

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東坡集　韓魏公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為本其弊猶恐為胡廣趙戒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遺事

慣習

經習與性成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書

子居移氣養移體 孟子 嬰兒生無名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莊子 越人安越楚人安楚 荀子 蓼蟲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而芥惡本不可失 文子 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眾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虫短綣不絝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 淮南子訓道篇

史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左襄二十五年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國語齊習貫如自然西漢賈誼傳吳地以船為家以魚為食五行志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賈誼傳秦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

刈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通鑑漢文紀）

傳記戎人生乎戎而戎言楚人生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故也令使戎人長乎楚楚人長乎戎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呂氏春秋）

集蓼蟲不知徙乎葵菜（楚辭）蓼蟲忘辛（左太冲魏都賦）蓼蟲避葵堇習苦良可哀（鮑昭放歌行）食辛能避蓼（元微之）鮑肆不知其臭翫其所以先入（張平子東京賦）生長太平日不知太平歡（韋應

物

本朝寢久之俗益薄惡而可嗟習慣為常遂安恬而不怪歐大

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暑東坡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彊而自記也東坡書李伯時山莊圖後嘗食芻豢者難以食菜嘗衣錦者難以衣布為其大者不屑為其小者此天下之通患也東坡集

食蘗不知苦山谷詩

凡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心微變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元城語録

誘進

經衡門誘僖公也詩序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　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論語

集單門後進必加善誘選集序　講評孜孜以磨諸生使皆誘義忘歸韓文　開以昏蒙示以階漸甘或可和白或可染李義山集

傳記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七略

潤飾

經賁者飾也物相合則須飾以脩外也易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書東里子產潤色之論語

嫌疑

經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禮記互見避嫌類事兩君者不容荀子

史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前漢車千秋傳楊忠曰兩姑之間難

為婦通鑑陳紀

施報

經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無言不讐無德不報詩　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禮記

子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互見影響相應　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家語互入影響相應　昔子為禾耕而鹵莽之則

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耘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莊子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淮南子有而不施窮無與也荀子

史富辰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左傳僖二十四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西漢司馬遷傳蓋寬饒為衛司馬躬案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終交代衛卒數千人叩頭請願復更留一年以報寬饒厚德西漢本傳陳蕃出為豫

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賔客徵爲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後漢書

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魏王昶傳

記豫讓曰范中行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戰國策

集恨無隋侯珠以酬荆文璧選盧子諒詩

人徵惠重荅施何階陳子昂

明珠青玉不足報贈子相好無時衰韓詩

拔人於死者必捨生而報恩榮人於辱者必居節而雪耻張説之舉

人表

本朝人情貴往還不報生禍根東坡被以卵翼之恩收其鷹犬之效蘇子由

付託

經可以託六尺之孤論語

子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孟子

史初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左僖九年穆嬴日抱太子以號於朝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

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才也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左文七年)子胥使齊託其子於鮑氏(史記越世家)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託身護與呂公妻及呂姬同食護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子曰呂公以窮老付託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漢書互入)

高誼

薛宣字贛君為不其丞瑯琊太守趙貢見宣悅其能還至府舍令妻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子亦中丞相史(西漢本傳)丙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

以付之通鑑漢宣帝紀傅燮謂其子曰主簿楊會吾之程嬰東漢

本傳初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基兹燮皆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有頃難作州郡收基兹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通鑑漢桓紀

晉謝琨尚晉陵公主琨死詔公主與謝氏絶婚公主悉以琨家事委琨從子弘微弘微為之經理生業一錢尺布有文簿九年而高祖即位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之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通鑑晉太祖

太后與劉仁軌書曰昔漢以關中之事委蕭何今託公亦猶是矣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規戒太后通鑑唐武后

王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呼周顗曰伯仁以百口累卿晉書本傳

嵇康臨刑謂子曰山公在汝不孤晉書高孝基見杜如晦謂曰君必任棟梁以子孫託之通鑑李勣疾謂弟弼曰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户亦望貽後悉為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可謹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勿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唐書本傳太宗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國家之事汝無憂矣唐書勣之功見於黎陽故太宗拳拳以託孤唐書李勣讚王勵蘇味道未知名裴行儉謂之曰僕有弱息願以為託通鑑

傳記甘茂逢蘇代曰茂之妻子在秦願君以餘光振之代許諾春秋後語晉大夫伯宗妻曰子之性不可易國家危可立待伯宗乃得畢羊而友之及欒不忌之難三郤害伯宗簡讃之畢羊乃送州犁於荆遂得免焉列女傳集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韓作柳昌祭文黎先生以疾免書喻湜曰死能全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為囑韓愈墓志

憑恃

經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左傳僖十八年

史漢武以汲黯為淮陽太守曰徙得君重卧而治之前漢本傳

詔裴度節度河東度辭老疾帝曰為朕卧護北門可也唐書

集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止水恃以無恐韓文

徙得君重剛吾四支劉賓客

攀附

經蔦與女蘿施於松柏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　南有

樛木甘瓠纍之 詩

史田蚡以肺附為相 本傳如肺肝之相附着也 攀龍附鳳並乘天衢 西漢序讚

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耻不得與自上書附黨 通鑑

東漢互見好名 女蘿弱不能立必附他木 唐李德裕傳

集蚕亟終日經營不能越階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

則翔四海 選四子講德論 託微莖於樛木 潘安仁寡婦賦 遠近乘風一

朝景附 攀日月之末光繼螢爝之微照 陳子昂 兎絲附

蓬麻 杜詩 願連光於咳唾之餘 元微之集

依倚

子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孟子

史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左隱六年輔車相倚左傳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左傳依日月之末光前漢蕭何傳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通鑑漢宣紀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東漢光武紀倚以為北道主人東漢彭寵紀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通鑑唐紀

集願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古詩龍無雲雨不能參天論衡

寄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曹植詩　依水類浮萍寄松如懸蘿潘安仁河陽詩　塵附泰山文選　鼠憑社貴選恩倖傳　自慙青蒿倚長松韓詩　一身相倚千里徒涉劉長卿　一榻偶依陳太守羅隱集　衆星傅月之光也因其波瀾　不逢高枝引未得凌空上何處堪托身為君長萬丈唐文粹

效尤

史先軫曰效尤禍也　尤而效之罪又甚焉　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左莊二十一年　衛公叔文子曰尤人而效

之非禮也 左定六年

傳記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 賈誼 至周之末世大為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

之甚者也董仲舒　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

作俑

經苗民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書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　公廟之設於私家由三桓始也　孔子謂為俑者不仁禮記

子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

史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左昭四互見流弊

沈約曰開端樹隙通鑑宋紀　時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范甯謂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晉書范甯傳互入罪有所歸

德宗貞元九年初稅茶歲得四十萬貫從鹽鐵使張榜所奏茶之有稅自此始德宗實錄通鑑云州縣產茶及茶出外要路皆

估值十税二茶之有税自王涯始唐書兩書異同令並載之初行税間架除陌錢法所謂税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税錢二千中税千下税伍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伍拾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伍十錢給他物及相貿貿一作貸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通鑑唐德宗

連累

經𡖖折足覆公餗易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延及於平民書　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詩　傷其本枝從而亡禮記　民之無辜并其臣僕詩　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論語　子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荀子　救鬬者傷陰不詳之木為雷電所撲淮南子　史同類相推俱入禍門史記趙世家　事連汙條侯史記條侯周勃世家　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通鑑周紀　始皇幸梁山宮從山

上見丞相車騎甚盛不喜中人或告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洩吾語案問莫服捕時在旁者盡誅之秦紀淮南衡山二獄所逮引列侯二千石豪傑等死者數萬人漢武紀王莽誅甄豐辭所連及便收不請西漢揚雄傳無罪而坐率石奮傳如淳曰率家長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所率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連食貨志師古曰言被引牽者為其根株梁冀所連朝廷為之一空後漢事發相重劉澤傳重猶累也栝糠及米古訛字前漢荆吳傳黨事起張儉亡命望門投止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千

數連引收考㭌徧天下宗親並皆族滅郡縣為之殘破

夏馥嘆曰一人逃死禍及萬家通鑑漢靈帝　袁紹誅閹官或

有無鬚而誤死者後漢何進傳　辭所連染無辜者衆通鑑漢殤紀

窮治楚王英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

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

者尚數千人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御

史韓郎曰考一連十考十連百歸舍雖不言而仰屋竊

歎莫不知其多冤通鑑漢明帝紀　猶張瑟琴大絃急者小絃絶

後漢陳寵傳　石鑒僭位石閔及率趙人誅諸胡羯子時高鼻多鬚濫死者半晉載記　灼火攻蠹蠹盡木焚唐書宦者傳　逮捕黨人其辭所連及大僕潁川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通鑑漢桓紀　魏杜弼曰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通鑑齊紀互入事出意表　崔仁師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且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通鑑唐太宗　迹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案至有姦人熒惑乘

險相誣糾告疑似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唐武后　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唐德宗　王涯有再從弟沐家於江南老且貧聞涯為相跨驢詣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寞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朝夕造涯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第與涯俱腰斬唐文宗　有書尚書省門為詩以嘲賊者尚讓怒應在省官及門卒悉抉目倒懸之大索城

中能詩者盡殺之識字者給賤役凡殺三十餘萬（唐懿宗）

宦者怨李訓等凡與之有瓜葛親者誅貶不已（通鑑）

傳記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突泄一熛而焚宫燒積（呂氏春秋）

集剖髪及首翦爪侵膚（愿休璉書）犧尊青黄乃木之災（韓祭柳子厚文）

援證

經謂予不信有如皦日（詩）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論語）

子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左襄十八晉荀偃卒而視不可含范宣子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有如河左襄十九晉斐豹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襄公二十三年齊晏子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襄二十五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左定三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左僖十五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

左定九　晉郤克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左宣十七　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左襄十四　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左昭三十一　互入怨恨　孟孫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左定六　齊子行抽劒曰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宋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左哀十四　郤克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史記晉世家　晉祖逖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晉愍帝建興元年　宋文帝指蔣山曰必無此

慮若違令誓便是負於寧陵元嘉十七賜王衍詔略曰三辰在上一言不欺通鑑後唐明宗大夫文種曰越王謹上刻青天敢不如命吳越春秋

集授青松而示心指白水而旌信劉孝標絶交論待余異日弟妹婚姻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白居易草堂記出肺肝相示指白日涕泣韓文

要約

經死生契闊與子成說詩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論語

子書契所以識公信也慎子

史晉欒書中行偃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周子曰二三

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左成十八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

左成十三昭大神要言焉左襄九年

傳記越人結交約曰卿雖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

揖

不稱

經易曰負且乘致冠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易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互見非據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詩 子取猨狙而衣周公之服莊子

史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左傳 德不稱祿猶鑿墉之址以益其高皇甫規傳 龜茲來朝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

非驢馬非馬若龜兹王所謂蠃也西漢龜兹傳　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耻與為列焉通鑑漢靈紀　婢作夫人不堪位置絳帖梁武評書　集峨峨進賢冠耿耿水蒼佩服章豈不好不與德相對顧影聽其聲赬顔汗浹背韓詩　紫綬裹文身白侍郎　本朝附鳴鷄以隼翼披羊羔以豹文類要

冒濫

史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左莊二十七　漢武時大農經用

耗竭有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得至樂卿（索漢書音義曰名樂卿者朝位從九卿加樂者別正卿又十九爵為樂公食公卿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史記平準書）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為使者乘傳車循行郡國以為榮也西漢賈誼傳）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印綬（通鑑漢靈紀）更始官爵皆賈豎羣小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内侯（後漢）賣關内侯假金印

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後漢靈紀　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僕隸之門非所以重名器正紀綱也通鑑晋帝紀　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通鑑唐武后　晋趙王倫奴卒厮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晋書互入非據　北齊蒼頭皆開府封王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有鬬雞號開府通鑑陳紀　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固應如此陳世祖　柳澤曰神龍以来賣官鬻爵妃主之門有同商賈舉選之曹實均闤闠屠販

之人悉由邪而忝官黜斥之人咸因姦而冒進舊唐書本傳

上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李綱曰古樂工不與士齒惟齊末封曹妙達為王安馬駒為開府有國家者以為殷鑑 先是階無泛加皆以勞考敘進至五品二品仍奏取進止至是始有泛濫之階比及末年服緋者滿朝矣通鑑唐高祖紀

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别降封勑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邪封官通鑑唐中宗 馬周曰騶子倡人鳴玉曳履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舊唐書本傳

非據

經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注以訟受錫榮何可保易曰負且乘致冠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易互入不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德薄而位尊包羞位不當也易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詩互見不稱子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孟子史受爵非道殃必疾東漢翟酺傳貴充位居人上智居人下

三國志互入不稱　趙王倫篡位奴卒廝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語曰貂不足狗尾續本傳互入冒濫

集牧守由將校以授皆虎而冠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鶴而軒劉賓客

蚤虱名器鼠雀倉庾陸魯望文

記纂淵海卷七十三